



笛 声

DI SHENG

楊 嘯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821
4660

笛 声

DI SHENG

楊 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农村面貌發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們的思想、感情以及人和人之間的关系也随着有了新的变化。作者这个集子里的九个短篇,大部分以冀中平原农村生活为背景,也有几篇写的是內蒙古草原的新生活。这里有表現和睦家庭生活的《大字报》;有反映大跃进中新人物新風格的《姑娘和汽車司機》;其它各篇通过各个生活的側面,描写了一些具有优秀品質的老人、妇女、少先隊員。

笛 声

楊 歸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哈格道12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 3 11/16 字數 70,000

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

目 录

大字报.....	1
姐妹.....	9
姑娘和汽车司机.....	21
二表哥的喜事.....	28
相亲.....	38
笛声.....	49
石头爷.....	59
二訪李金花.....	76
珍贵的种子.....	94

大字报

过門沒有半个月，秀芝就当上了民校教員。

她婆家是柳林庄。这村里的民校搞得很好，學員多，情緒高。尤其是学了总路綫以后，人們知道要建設社会主义就需要进行文化革命，学习的劲头就更大了。連胡子扎煞的老头和滿头白髮的老婆儿們，都拿着新买的識字課本来听課了。秀芝的婆婆就是个学习文化的积极分子。你看嘛！她是生产小組长，又是社务委員，工作是够多的了；再加上一些家里零七碎八的杂务事，像鷄呀，鴨呀，鵝呀，猪呀的，也都得照管。可是她从来不缺課。就是刮風下雨，也总要走在人們头里。只有遇到开会什么的，非耽誤課不可了她才請假，并且以后一定要找教員补課。书本嘛，总是帶在身边，一有工夫就掏出来念。

村里学习文化的高潮，已經轟轟烈烈地形成了。可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人，全都劲头那么足。不热心学习的人也是有。說起来真巧，秀芝的公公王老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王老明嘛，已經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在社里当着生产队长。工作上很能干，劳动上也吃得苦，生产上是把好

手，就是学习文化不积极。他虽然吃过不少没文化的苦头，可是总认为自己老了，脑子笨，装的杂事又太多，学了也记不住。因此，每达到民校上课时，他常常是借故躲掉；即使去了，也是心不在焉，一面听讲，一面考虑队里的事情。最严重的是这一回，老婆子又硬拽他来上课，他身子虽坐在课堂上，心可早跑了。儿媳妇在上面讲课，他却下面盘算着地里的庄稼：哪块谷子该锄了，哪块棉花该收拾了，哪块地该追肥了，追多少等等。盘算着，盘算着，不知怎的竟魂儿出了窍，眼一合，打起呼噜来了。惹得学员们哄堂大笑……

秀芝因为是刚过门的媳妇，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只是冲着人棚红着脸笑笑。王老明被人们笑醒了，揉着惺忪的睡眼，老婆子在一旁狠狠地瞪了他几眼。

散了学，公公到社里去了，秀芝和婆婆一同回家。走进院子，刚要进自己屋，婆婆叫住了她：“秀芝，我求你办点事行不行？”

秀芝忙说：“哈！看俺娘！什么事呀？还说什么‘求’呀‘请’的！”

婆婆说：“你先说行不行，我再告诉你。”

秀芝笑着说：“行！你说吧！”

婆婆说：“我要出张大字报，求你给写写。”

秀芝连忙说：“行。那有什么！”她这个高小毕业生，青年团宣教委员，对写大字报可并不外行，以前在娘家，也经常替人们写呢。她对婆婆说：“说吧！娘，你给

誰写？写什么？”

“給那个老东西嘛！他不好好学文化！”

“給俺爹。”听婆婆要給公公写大字报，秀芝有点楞了。她觉得这事有意思，同时又有点难为情。可不是嘛，刚过門的儿媳妇，写大字报批評公公，尽管是婆婆的主意吧，但到底是要由她来編，由她来写呀！她沉吟了一下說：“娘，我，我恐怕写不好，是不是等他回来让他替你写？”这个聪明的新媳妇，要把这件尷尬事推給丈夫青林做。

婆婆却坚持說：“不，就你写吧！他毛手毛脚的，写不好。”婆婆好像猜透了她的心思，又笑着說：“你写吧，我不說是你替我写的，我給你‘保密’！”

“嘻！”秀芝向婆婆一笑，算是答应了。

“可要写尖銳点！”婆婆說。“尖銳”这个詞儿，是婆婆新学会的。“要多带点‘刺儿’，要不他会当耳旁風。”

“嘻！”秀芝又忍不住笑了。

俩人进屋，点着灯，拿出笔和紙，婆婆把要說的話告訴了她，秀芝开始編写。一面写，一面念給婆婆听：

生产队长王老明，
学习文化不用功，
借口人老腦子笨，
說什么学也学不成；

常常曠課不請假，
即使到校也不听，
忘了帶書是常事，
布置作業完不成；
今天晚上更嚴重，
竟在課堂放鼾聲，
惹得人們哄堂笑，
攪得課堂不安寧。

寫到这里，婆婆贊許地笑着說：“對！就是這麼寫！
這都是他辦的那丟人事儿，你這麼一編呀，又順溜又好
听！”

秀芝笑了笑，又寫：

王老明呀王老明，
思想保守是典型，
並不是什麼“學不會”，
只因思想沒搞通；
請看東鄰張大媽，
請看大爷王老英，
年歲都要比你大，
學習文化真用功，
記下生字八百五，
會念會寫能講通；
再看你老伴孫玉蓉，

五十岁也挂了零，

革命干劲冲天大，

学习文化打先锋。

写到这里，婆婆笑着忙拦住她：“看你这孩子，怎么表扬起我来了？快勾了！”

秀芝笑着说：“没好的显不出赖的来，这是对比。”

“对比？不是已经和你张大娘和王大爷比了吗？这是我出的大字报啊！那不成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吗？”

秀芝笑了笑，觉得婆婆说的也对，把后面四行勾了去，又写：

王老明呀王老明，

总路线内容你清不清？

鼓足干劲你怎体现？

力争上游你怎进行？

你怎样来当促进派？

文化革命你怎完成？

生产队长要带头带，

这样落后怎能行！

今天这里提批评，

看你脸红不脸红，

希望从今要改正，

作民校的好学生。

刚刚写完，丈夫青林从外面跑回来了：“哈！你们写的什么呀？”他凑过来看了一遍，“嘿！写得好啊。来，我给抄！”

秀芝巴不得让他抄，她正不愿在大字报上露出自己的笔迹呢。

青林赶紧研好墨，把毛笔拿出来，铺开一张大纸，笔一揮就写起来了。最后，写上“提意見人”几个字，下面写上娘的名字，又在后面写了“代編稿子人”几个字。秀芝一看，忙拦住他：“你写这个干嘛？娘不让說是我編的！”

“提意見嘛，又不是偷东西，干嘛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

“不，俺不让你写嘛！”秀芝抓住他的手腕子。

“为什么不让写？”

娘說：“不让你写就是不让你写唄！你瞎搞什么乱？”

青林詭秘地笑了笑說：“好，服从命令！”

当天夜里，青林就把大字报貼在街上了。

第二天清早，秀芝在院里作飯，听到街上有人議論：

“哈！咱們老队长挨批評啦！”

“要說咱們老队长，別的都好，可就是学文化不用功。”

“嘿！老婆子批評，儿媳妇編稿子！”

“哈哈哈哈哈！……”

秀芝听了一楞：“他們怎么知道稿子是我編的呀？”

等到燒住了火，她趕緊跑到街上一看：大字報旁還圍着一群人，大字報上“代編稿子人”幾個字的後面，端端正正地寫着她的名字“李秀芝”。哎呀，我的天！這個搗亂鬼，不知什麼時候，到底把名字給寫上去了！

她走回來，紅着臉，撅着個嘴。青林卻向着她只是笑。

過了一會兒，只見老头回來了，沉着個臉，像在生誰的氣。

“真是氣死人！”老头兒說着，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秀芝心里直跳，她想，公公一定是為大字報生氣了。她捉摸着：如果公公發起脾氣來怎麼辦？是給他解釋呢？是跟他講道理呢？還是不作聲呢？

過了一會兒，老头兒氣汹汹地到屋里去了。

青林可知道底細，還是向着她笑，並且故意吓唬她，低聲說：“瞧！爹脾氣可大呢！”

她狠狠地瞪了青林一眼：“大吧，我反正又沒作什麼錯事。”

只听老头兒在屋里喊：“秀芝，你來！”

秀芝一驚，紅着臉向屋里走去。心里說：“先跟你解釋，再跟你講道理，你是共產黨員，反正……”

走到屋里，她問公公：“什麼事，爹？”不知怎的，心情倒平靜多了。

“給我提意見的那張大字報是你編的吧？”

“是，那是娘讓編的。”

老头儿没接下去说，却说：“你看刘满国家老婆多气人！使社里驹磨面，往死里赶，拿木棒把驹身子都打破了。这种人真没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秀芝心里莫名其妙，不知老头子为什么要跟她說这个。老头子停了一下又说：“我看你写大字报倒有兩下子，你替我也写一张，狠狠地批評批評她！”

“嗯。”秀芝答应了。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公公生气原来是为这个。她說：“爹，吃过飯再写吧！飯熟了。”說着刚要往外走，公公又叫住了她。

“还有哩！”公公的臉色显然和緩下来了，还带着几分笑意：“你和你娘对我的批評很对，你再給我写一张吧，說我接受批評，保証改正！”

“好！”秀芝笑着跑出了屋子。青林故意問她：“怎么样？挨克了吧！”

她瞪了他一眼，笑着說：“死鬼！淨你作弄人！”

一九五八年五月劳动鍛炼时

写于达旗蒙汉团結社。

姐 妹

秀芝正在百貨攤上挑一個紅皮日記本，忽听背后有人叫她。她回头一看，是姐姐秀蘭，高兴地赶紧轉回身抓住姐姐的手，說：“哎呀，姐，你也来上庙啦。”

姐姐說：“嗯。今几个你姐夫沒空，我想来給孩子們扯点布。”

秀芝說：“你怎么不把孩子們带来？一年价你也不出个門，把孩子們也悶在家里，庙会啦，还不把他們領来逛逛！”

姐姐說：“唉，怪麻煩的，来了吧，那些东西又不懂个事儿，就知道吵着鬧着的花錢。”

庙会上人多，熙熙攘攘，拥拥挤挤的，姐妹俩不便多談。秀芝买了那紅皮日記本，又买了一支花杆金星笔，一个手电筒和兩节电池，就拉着姐姐向西面的紗布門市部走去。

姐姐今年二十八岁了，可是看上去倒像有三十四五的样子。只見她下身穿一条黑洋布褲子，上身穿一件半新的海昌藍褂子，头发盘在后脑上，結成一个半圓的髻儿，虽

然是兩只大眼，但卻沒有多少光彩，並且在眼角上，已經爬上了些不大十分明顯的皺紋。

秀芝和姐姐已經兩年不見了。

說起來，姐姐的婆家，離娘家倒也不算遠。滿打滿算，也不過二十幾里地吧。可是姐姐自打過了門，除了頭三年每逢節下到娘家躲躲節以外，娘家的門可就很少登。後來，有了孩子，成了老媳婦，節也用不着躲了，就更不到娘家來啦。在前二年，秀芝有時還到姐家去看看，但自打她高小畢業以後，在村里擔任了工作，後來又成了團支部的委員，整天忙得腳不沾地，也就顧不上到姐家去了。秀芝結婚的時候，娘給姐捎了幾次口信，讓她領上孩子們回來，參加妹妹的婚禮，她當時倒也答應了，可是事到臨頭，又實在脫不開身，終於沒有來成。

什麼事使姐姐這麼忙呢？說起來倒也簡單，只不過是為了婆婆家的一個“家”。這個家呀，就像那結實的茧子一樣，算把姐姐的身子給纏緊啦。

姐姐的婆家，是個老中農。婆婆挺封建，滿腦袋淨是些老理兒。自從媳婦過了門，她就端起了婆婆架子，把一攛子家務事，通通攔在了媳婦的肩上。一個不對心思，還要摔盤子頓碗地发脾气。男人呢，倒是個能干的人，膀大腰粗，莊稼活上算個把式。只是心眼過於老實，他媽說什麼聽什麼，自己沒個主意。

要說嘛，在娘家時候，這秀蘭在姐妹群裡可是個聰明、伶俐、能干的姑娘。可是過了門，偏偏遇上了這厉害

婆婆。她为了在婆家不担不好，要落下个“听话”、“懂理儿”的“好媳妇”的名儿，就一切听从婆婆啦。逆来顺受，不发一句怨言。这样，家务担子一下子就都落在了她的身上：拆呀，洗呀，缝呀，补呀，碾米呀，磨面呀，刷锅呀，作饭呀，喂鸡呀，喂鸭呀，……整天价忙得团团转。就这样，在婆婆面前，可也落不下个好儿。不是这不好啦，就是那不对啦，婆婆整天价耷拉着个脸，不是嘟囔就是“顿摔”。秀兰呢，在婆婆面前，简直连说话也不敢高声。后来，有了孩子，整天价日吵夜闹，吱哇怪叫的，就更是火上浇油啦。就这样，渐渐地把一个精明、伶俐的姑娘，变成个整天价低声下气、忙忙碌碌、只认得“炕上针线、怀里娃，灶火坑里掏灰耙”的女人了。

农业社成立以后，虽然有人几次劝她下地参加劳动，但是由于婆婆的反对，并且她自己也觉得无力跳出这家务的圈子，所以也一直沒有出去，仍然是整天价忙碌在碾磨锅灶旁边。

秀芝看姐姐这二年来显得更苍老了，心里不由一阵难过。她决定今天要把姐姐叫到自己家去，和姐姐好好谈一谈心。

秀芝和姐姐走进纱布门市部。买布的人很多。姑娘们，媳妇们，说着，笑着，挑选着自己心爱的花色。姐姐先挑了一块紫地粉花的，扯了八尺，准备给女儿小娟和儿子小住一人作件花衫子；她又选中了一块阴丹士林，不住地夸颜色好，舍不得放下。秀芝见她挺稀罕，就说：“扯

上几尺吧，你作个褂子挺好看！”可是姐姐苦笑了一下說：“唉，沒錢了。来的时候，她奶奶就給了五块錢。”秀芝說：“不怕，我这里有。”說着，把布拉过来，对售貨員說：“来，扯七尺。”

姐妹俩扯完了布，又在庙会上轉了轉，天就快晌午了。

秀芝对姐姐說：“姐，到我家去吧，我家离这儿近。”

姐說：“不，我得回去，家里还有一攤子事等着我哩。回去的晚了，他奶奶又該发脾气啦。”

秀芝說：“哎呀，你整天价忙，忙，有什么大事呀，我不信就忙得喘不过气来。人家誰家沒点家务事啊，可人家誰也不像你那么忙！难道你没娶去的时候，他們就不过日子嗎？哼，說实話，你婆婆那个劲头哇，我可真有点看不慣！”

姐姐苦笑了一下說：“唉，那有什么法子。”

“哼，有什么法子，跟她那老脑筋斗争！和她講理，家务事她也該分担些，不能都压在你肩上。你今几个到俺們家去看看，你看俺們一家子是怎么过日子的！走吧，咱們二年多沒在一块儿好好拉过話啦。”

姐姐沒有参加妹妹的婚礼，早就覺着抱歉呢，又經妹妹这么一說，心里就有点活动了。沉吟了一下說：“那我就找个俺村里的人，給家里捎个話去，免得他們結記着。”

“好。”

姐妹俩正说着，正好不远处走过一个姐家村里的人，姐就忙唤住他，把要到妹妹家去的话对他说了，姐妹俩就相跟着离开了庙会。

走着，秀芝说：“姐，这二年，你可显得老多了。”

姐叹口气说：“唉，整天价没个舒心的时候，还能不老！”

秀芝说：“你真是，人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大跃进，你可总是把自己憋闷在家里，那怎么会舒心呢！你看我们：劳动的时候，大家伙在一起，热热闹闹，说说笑笑，闲下来的时候，开会、宣传、扫盲、排戏……整天价高高兴兴，乐乐呵呵，那真是不知道什么是个愁。”

“唉，我哪能跟你比？你不看俺那一家子！”

“你那一家子怎么啦？我看，俺姐夫是个能干的；小娟她奶奶吧，又不是太老，一些家务事她也能干嘛；小娟和小柱吧，也不是那么太累手累脚的啦，让他奶奶看着点还不行吗？你怎么就出不了那个家呢？”

姐又叹口气说：“唉，你光说，哪里作得到啊？孩子人家根本就不给看，家务人家更是大甩手，还不就缠住了我？唉，可你不知道，难啊！”

秀芝说：“你呀，总是难，难，有困难克服嘛！家务，好好地安排安排；你婆婆阻挡，就跟她的落后思想斗争。再不行找村里的干部帮助你。姐，这可不是小事呀！难道你就让这一辈子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吗？”

姐姐为难地说：“你总说斗争，斗争，那不闹得一家